

## 艾米丽——话语缺失中的悲剧女性

作者：邵阳学院外语系 彭俊广

【摘要】：《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威廉·福克纳最著名的短篇之一，对其主题探究历来精彩纷呈。该文运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立足文本，剖析了南方话语权和几组象征具象，揭示出话语缺失是导致艾米丽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艾米丽 话语权力 压抑

威廉·福克纳，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荣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一生中创作19部长篇小说和75篇短篇小说，其“短篇小说以虚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感人至深的主题、深邃的道德寓意以及小说文体与叙述手法的多样性和艺术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sup>1</sup>（第614页）《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一篇给很多人带来强烈震撼的作品，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情节怪异、恐怖，而且因为主人公艾米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发表于1930年4月的《论坛》(Forum)杂志上。故事讲述了在南方杰弗生小镇一位贵族老处女因爱生恨，毒杀情人，终身与尸首相伴，过着隐居生活的悲剧故事。围绕该小说的主题思想，“有人视之为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的一大杰作；有人则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故事中的乡土人情观念上；也有人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探讨艾米丽的性欲压抑及变态心理；更普遍的说法是，它是历史变革中美国南方社会的缩影，因而是唱给南方的一曲挽歌”。<sup>2</sup>

本文试图运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通过对当时美国南方社会的现状探析和文本中几组具有话语象征意义的具象的分析，揭示出艾米莉悲剧源于当时社会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艾米莉的死亡绝非偶然，是当时社会机制的必然结果。

### 一、米歇尔·福柯及其权力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被称作“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怪异、与众不同，却博大精深、影响广泛，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那独特的权力话语理论。

该理论认为，所谓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其中有有形的，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等。无形权力也可叫做隐形权力。这些权力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控制力和支配力。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权力是不同的。他们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而人们置身其中并不感觉它的存在。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知识传播和权力控制的工具。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任何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是有特定的话语的。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便不再是权力；话语不仅是知识传播和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sup>3</sup>

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任何社会，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sup>4</sup>作为女性，总是处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下层，其女性话语权总处在社会的弱势地位，是存在中的缺席。

### 二、南方话语权现状分析

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一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伴随着内战结束，南方的传统文明正在进行着痛苦的裂变，锐不可挡的北方先进的工商业文明操纵着权力的话语权，在南方茁壮崛起和肆意侵袭，人们对即将失去的南方文明表示出深切的担忧，顽固地进行着排斥、抵制

甚至反叛。瑞典科学院院士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龙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指出：“摆在南方人面前的是工商业及机械化、标准化的生活模式。他们对这种生活既感陌生又充满敌意，福克纳的小说深入地描写了这一过程，对这种痛苦他自身也有体验并且感觉强烈。”<sup>5</sup>

福克纳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正是美国南方经历着深刻历史、社会变革时期，整个南方社会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情感上他们热爱南方，珍视南方传统，而理智上却面临着对北方工商业文明的接受，爱恨交织，幻觉般守着旧的传统和社会秩序。具有北方工商业文明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已客观地占住了话语主体地位，整个南方社会处于一种话语缺失的地位。

除现代化的工商业文明所代表的话语权之外，南方文明与父权制度也代表着另一种话语权，压抑着南方人们，其中女性犹甚。

美国内战前，南方人心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优越心态。自独立以来南方始终处于大种植园主阶级的统治下，封建残余颇多，一名来自南部的国会议员甚至对奴隶制度做出如是解释：“我们的奴隶是终身受雇用的，待遇优厚；而你们的雇工是按日受雇的，待遇菲薄，无人照顾。”<sup>6</sup>同时，南方人自认为是诺曼贵族的继承人，远远优越于北方那些萨克森小农们的后代。传统南方过分强调价值观的统一，进而对他人任意“关心”干涉。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这篇小说中，镇上人们表面上是关心艾米莉，依恋传统和崇奉贵族，实际上则是为维护南方传统思想，对艾米莉的话语权无端干预，致使艾米莉沉默失语，酿成人为的悲剧。

父权主义思想是南方社会突出而又根深蒂固的传统。由于奴隶制的盛行，南方以家庭为中心的种植园经济成为南方主要的经济方式，因此一家之主的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决定和控制着家族中每一个人的命运。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艾米莉始终处于边缘位置，被美国南方贵族社会、父权主义所压制、摧残。

### 三、文中几组象征着话语的具象的分析

在阅读《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这部小说时，从开场艾米丽的死讯到结尾处那缕“长长的铁灰色头发”<sup>(1)</sup>，无不在昭示着那种如千斤重担般的话语压抑，再加上福克纳独具匠心的几组象征着压抑的具象的设置，更是在反复深化同一主题。

#### 1、第二代人与建筑公司

在故事中，镇长沙多里斯上校为了表示对这个“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和“人民关注对象”的尊重，“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起”，但“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文中“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这一具象，实际上象征着新兴的北方工商业文明对传统南方文明的一种宣战与侵袭，这是南方受压抑的开始。紧接着，“行政当局已经订好合同，要铺设人行道……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这“建筑公司”是一个强大的话语机构，貌似为南方的发展而辛苦劳作，实际上象征着南方新格局的话语主体，它可以重建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重建的是代表着北方工商业的新秩序，毁灭的是南方人一直引为自豪的传统文化，随着建筑铺路公司的驻进，整个南方社会那种话语压抑就愈发显得沉重。

#### 2、房屋和金表

小说一开始，就对爱米丽的房屋进行了具体的描写：“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桀骜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房屋的具象寓意着在北方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的不堪一击的南方传统文化。也凸显出爱米丽一人独自在与工业文明徒劳地拼死搏斗的凄凉。经受着北方工商业文明、南方文明及父权三重压制下的爱米丽小姐，唯有躲进小楼去追思那渐行渐远的昔日荣光。她想留守是时光，从她对那块金表的情感就可看出，“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一身黑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拐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他们这时才听到那块隐在金链子那一端的挂表嘀嗒作响”。这个具象告诉我们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前进，而爱米丽却顽固地拒认时间的流逝，干脆把象征时间流逝的表掖在裤腰里，按她的时间概念，沙多

里斯上校是活着的，而现在的司法长官是自封的对周围的变化和新生事物视而不见。三重压抑下的那种无奈、无助和无语，让我们提前看到了艾米丽的终结悲剧。

### 3、父亲加马鞭

福克纳用词的淬炼，在整个小说中随处可见，一种父权制度，他只需寥寥数语，便勾画得栩栩如生：“艾米丽，一个纤弱的女子，身着白装，呆在后面背景之中，她父亲身呈侧面，张开双腿，站在前面，背对着她，紧紧握着一条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高傲专横的父亲，是整个父权制的浓缩，艾米丽命中注定难以逃脱父权制的话语全的控制，处于在场缺席的地位，根本没有被父亲看成具有独立性的个体，只是一个继承家族传统，维护南方旧制度的工具，不管父亲存在与否，艾米丽始终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之中。想争取哪怕是一点点话语权，都会被那根象征着权力和力量、被父亲牢牢地抓在手中的马鞭无情地击碎。艾米丽被父亲巨大的阴影所遮没，父亲控制着女儿的一生，就连在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面前，艾米丽都难以接受，告诉镇上的人，“她的父亲并未死”，艾米丽以后的种种反常举止直至最后的暴力行为实际上都是由于父权的压制过深而造成的。

注释：

(1) 本文第三节中的引文均出自福克纳. 福克纳短篇小说集[M]. 杨岂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参考文献：

- [1] H·R·斯通贝克.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 [2] 缪春旗. 为了他眼中的“真实”[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3(2)
- [3] 伍忠丽. 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J]. 内江科技, 2006(4)
- [4] 王士红. 用福柯的权力理论解读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12)
- [6] 潘小松. 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M]. 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5.
- [7] 杨家祺, 刘庆忠, 邢福有, 金立昕. 美国战争全景. 第十二章 电子图书 见网页 <http://www.shuku.net/novels/wars/mgzzqj/mgzzqj.html>
- [8] 庄卫国. 对艾米丽悲剧命运的后现代阐释[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2)

作者简介：

彭俊广（1968-）男，湖南洞口人，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